



姜龍昭

17.9.25.生

江蘇吳縣人

政工幹校畢業

經歷／

編審、副教授、秘書長

現職／

中視公司製作

作品／

「長白山上」、「情旅」、「飛機失事以後」、「淚水的沈思」、「一隻古瓶」、「金色的陽光」等四十餘種。

# 李商隱

舞台劇劇本組佳作

姜龍昭

時間：大唐文宗開成元年至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三六—八五八年）

第一幕——唐文宗開成六年秋天

第二幕——距第一幕十天後

第三幕——開成二年春至夏

第四幕——開成四年冬，距第三幕已二年

第五幕——大中十三年冬，距第四幕已十九年

地點：鄭州、長安、曲江

佈景：可全部採用抽象方式設計，亦可用寫實方式設計。

一、李商隱家：第一幕與第五幕採竹籬茅舍佈置。舞台正中是大門，進門後是院子，種植有樹木。第一幕秋天，開有桂花。第五幕冬天，樹為枯枝有積雪更佳，舞台上堂屋，舞台後通內室，李商隱居處左面為其母居處，堂屋內簡單鄉間桌椅，可供坐談飲酒，長几供讀書、寫字、彈瑟之用。

二、李商隱長安居處，第三幕，台右為進出入大門，台左有門通內屋，有古色古香窗櫺，傢俱陳設較有城市氣派，太師椅、燭台，及書架，有書卷氣，樓上可排字畫。

三、長安皇宮內輕鳳寢宮，第二幕，正中置門供出入，門外有走廊，台上右方有一門通臥室，屋內有桌椅、長几

可供道士唸經，點香燭、燒符、放貢品，另有長几簧彈錦瑟用，另有宮殿大圓柱、布幔、宮燈等飾物，有皇宮氣氛。

四、離宮輕鳳居處，第四幕，此一皇宮內居處，略有不同，格子窗可看見屋外之山水景色，門外有迴廊，屋內有櫃子、抽屜櫥及梳妝台，大門外可見羽林軍站崗情景，宮殿之圓柱、布幔、香爐、宮燈道具可與上景通用。

人物：

李商隱

字義山，是晚唐傑出之詩人，本劇第一至四幕，他方青春年少，廿四歲至廿八歲之間，談戀愛時，神采煥發，第五幕時，他已四十六歲有鬍子，憔悴蒼老，當年即病逝。

韓畏之

字瞻，是李商隱的同榜進士，年齡相若，相交甚深，唯仕途順利，家庭幸福，第五幕出場，已四十餘歲，留有鬍子，精神飽滿，與商隱成強烈對比。與商隱是連襟。

李母

商隱之母親，年四十餘歲，生有四女三男，商隱為其長子，上有三姊，一夭折，二早嫁，李父於商隱十歲時去世，獨力照顧一家子女長大，頗為能幹，唯識字不多。

李慶宇

商隱之小弟，二人相差七歲左右，第一至四幕出場時，約十六歲至廿歲，可找年青演員擔任，第五幕出場時，已近四十歲，可換年長演員擔任，顯示時間過程。

令狐綯

是商隱恩公令狐楚之二公子，與商隱共遊閱讀，一起長大，二人有很好的友誼，但是富家子弟，服裝華麗，談吐有禮。

劉從政

是商隱在玉陽山學道時之師父，道教中人，穿道士服唸經，作法趕鬼，有模有樣，十足道教中人。

虛輕鳳

唐文宗之宮嬪，與商隱同年，愛好文學，天真可愛，有高貴之氣質，其處境之寂寥，令人憐愛同情。

虛飛鸞

輕鳳之親姊妹，年略長一歲，但較成熟穩重，常理智應對，不會過份衝動。

彩玉

輕鳳身邊之貼身宮女，約十七八歲，機伶輕俏。

楊賢妃

唐文宗寵愛的愛妃，面善心惡，有蛇蝎美人、笑面虎之稱，年約卅歲，體弱、陰狠在骨子裡。

殷公公

楊賢妃身邊之宦官，約四十餘歲，奴才型。

來喜

侍候鳳娘的小黃門，年約十五、六歲。

李執方

金吾將軍，年約四十餘歲，有鬍子，不穿盔甲上場，為人熱心，有長者風。

羽林軍

四、五人左右，穿羽林軍服裝。

僕人

令狐綯家僮。

## 劇情概要

李商隱，字義山，又號玉谿生，是懷州河內人，出生於唐憲宗元和八年，死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享年僅四十六歲。他是晚唐最極出的大詩人，他的詩，凄美婉曲，千餘年來，受人喜愛歷久不衰。他一生坎坷，經歷朋黨之爭的傾軋，可謂受盡折磨，但愛情方面，也遇到不少難言的痛苦，他留下的艷情詩、無題詩，綺麗而不輕薄、婉麗而不膚淺，又有不少的神秘的暗示，令人費解，難以猜透。文學家蘇雪林女士窮畢生之力，深入鑽研考證，終於明白究竟，原來他在年青未婚以前，曾與皇宮中的一個宮嬪，有一段刻骨銘心的痛苦戀情，本劇的故事，就依此就二人相識相愛之經過，及最後因宮闈內的爭風吃醋，而變成了哀怨纏綿的悲劇，……使詩人為之終身飲恨。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晚年的這首「錦瑟」詩，不僅當時首屈一指，時至今日，古今詩人中，能寫得如此傳神的，也很少見。

## 第一幕

時：唐文宗開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秋

景：李商隱家

人：李商隱、李母、令狐綯、韓畏之、劉從政、李慶宇、僕人

幕啟時：

是下午時分，屋內外均光線明亮。僅李商隱一人在場，伏案抄寫文稿，案首，堆了一些已抄好的捲軸，抄了一陣子，放下筆伸了個懶腰，顯示有些疲累，在倒了杯水，喝了幾口，繼續抄寫起來。

這時，其小弟慶宇自外推開竹門自外進入，他穿的是短衣短褲，出了一身汗，邊用布巾擦拭著，看見商隱，叫著。

宇：大哥，……你還在抄呀！……（去倒了杯茶，咕嚕咕嚕的喝了起來。）

商：嗯，……快抄好了。……小弟，你春米，都春好了？

宇：嗯！……娘吶？……

商：在後屋忙著吧！……

宇：（向後屋叫著）娘，……我回來啦！……（自口袋掏出一些銀兩給商看）大哥，……你看，……這是我今天春米，

趙大爺給我的工錢，……不比你給人抄書賺的錢少吧！……  
商：你出了不少汗，……還是先去沐個浴吧！……

(李母身穿圍兜，自後屋出)

母：慶宇，……你收工啦！……

宇：嗯，……娘，……(將工錢交給娘)這是趙大爺，給我的工錢！……他看我做得又快又好，特別，還多賞了我卅文錢。……

母：(接錢) 嗯，……真是個孝順的孩子！……瞧你，……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快去沐浴吧！

宇：是，……娘，……我這就去！……(向內屋下)

母：商隱，……你累不累？……要先歇會兒再抄！別累壞了身子！

商：這一批書，……我答應錢大人，……今兒非抄好送去不可，……快了，一會兒就好了。……

母：既然你答應了錢大人，……信用很重要，……今兒一定可以抄好嗎？……要不要叫義叟也來幫你的忙？……

商：不用了，……很快就好了。……

母：(拿起針線，縫補起衣服來，邊縫邊說) 唉，……時間過的真快，一眨眼，你爹去世，都已經十四年了……記得那年你還只有十歲，……這些日子，……真不知是怎麼過過來的。

商：幸好，……姊夫幫了我們不少的忙，……

母：主要還是靠最賞識你的恩師令狐公，……要不是他讓你十八歲就去他的幕府當差，……我們這一家子的生活，……

可真不好熬啊！……

商：娘，令狐公對我的恩情，……我一輩子也不會忘的！……

母：那，……商隱，……自從你離開玉陽山，決心不再學道以後，令狐公希望你到興元府去做事，……你怎麼總是不想

去呢？……

商：娘，……不是我不想去！……我……只是想等我考取了進士，再去也不遲，……那想到，……連考了兩年，……都

落了榜！……

母：按說，你的聰明才智，並不比別人差，怎麼會一再的落榜呢？……

商：現今官場的一些陋習，娘大概不清楚，要想考上進士，要嘛向主考官送銀子，打通關節，要嘛，事先找人去「行卷」。

母：「行卷」？……什麼叫「行卷」。

商：行卷，就是想考進士的舉子，得先要把自己作的詩文，求教於當朝的王公大人，請他們看了以後，為之吹噓一番，

並向主司的主考官員推荐，這樣才有登第的機會，……否則，……想都別想！……

母：這麼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母：這話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母：這話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母：這話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母：這話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母：這話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母：這話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母：這話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商：這種旁門左道的方法，……我李義山，絕不去做！……  
母：你這樣的性格，不肯向人低頭，……會吃虧的！……

（這時，韓畏之自外推門而入）

韓：李義山，在家嗎？……

母：（忙去迎接）啊！……韓公子來了。……請進，……他在。……商隱，……你的好朋友，韓公子來了，……

商：畏之兄，……好久不見了，怎麼有空來看我！請坐，……我這還有幾個字，馬上就抄好了。……（繼續抄寫）

母：（為之倒茶，送上）韓公子，請用茶。

韓：謝謝伯母。……（接過茶，）……義山，你在抄什麼？是不在寫詩？……

母：韓公子，……你們談，……我失陪了。（下）

韓：伯母，請便。

商：我已經好久都沒作詩了，……我是在代人抄寫藏書，……賺些抄寫費，聊以餬口而已。……唉！……（嘆了口氣）

當今的局勢，……朝廷上，自從「甘露之變」以後，一切都操縱在那些宦官的手上，……那兒還有什麼心情，舞文

吟詩！……

韓：說的也是，……如今，連皇上的性命，都隨時隨地受那些內侍挾制，忠良被濫殺，奸臣篡權亂政，……這樣下去，

……大唐的天下，……真是岌岌可危。……

商：畏之兄，……明年春天，……你還打算考進士嗎？……

韓：義山，……說真的，我很矛盾，……可是，不考進士，……咱們讀了這些年的詩書，……又能有什麼作為呢？……

商：去年，我上玉陽山學道，……原想超脫塵世，……過一番寧靜自修的生活，可是，真正體驗了學道的生涯，覺得唸

經做法事那一套，並不能解決人世間，真正的不平與苦痛。……

韓：所以，你又下山，……後悔學道了？……

商：嗯！……我想了又想，……覺得「入世」比「出世」更重要，……為了奉養我的母親，和年幼的三個弟妹，……我

這個身為大哥的，……還是只有考取功名為先！……畏之，……你說不是嗎？……

韓：義山，……人生有許多不如意的事，……你肩上所承擔的責任，比我確是沈重多了。……

商：（放下筆，起立，伸了伸腰）好了，……總算抄完了！……可以如期交卷了！……

韓：義山，……我今天來，是專程邀你去鎮上「狀元樓」喝酒去的，……現在你既然已經收工了，……就一起走吧！

商：畏之兄，謝了，……我得先把這些文稿送到錢大人府上再說，……改天吧！……

韓：對了，……我還有一個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差一點給忘了。

商：什麼重要的消息？

韓：義山，你可知道，那個裴思謙，去年是怎麼會考上狀元的嗎？

商：還不是他文章寫的好，才名列榜首。……難道說，還另有原因嗎？

韓：我今天聽人說，他完全是靠著宦官仇士良的關係，向主考官高錯高大人打通了關節，才高中狀元的，……

商：噯，……有這樣的事？

韓：仇士良向高錯講明了，不但要考取，而且還非中狀元不可！……高錯，還敢不聽從嗎？……

商：考場如此黑暗，……那又何必再辦什麼考試？……我不信這是真的！

韓：不管是真還是假，高隱，我聽說那位主考官高錯高大人，和你恩師令狐公的二公子令狐絢，非常熟稔，常有來往，

你既然急於考取功名，何不拜託一下令狐絢，要他在高大人面前，為你「推荐」……「行卷」的話，……我可以保

證你明年春試，一定金榜題名！

商：畏之，……雖說，子直和我是知無不言的好友，……可是……要我厚著臉皮專誠去京城，拜託他向高大人說「推荐」

「行卷」的話，……我是絕不會開這個口的。

韓：義山，……你這樣的個性，……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

（母自內屋走出）

母：韓公子……是完全為你好，……高隱，……你怎麼不找子直，去試一試呢？

商：娘，……考不考得取，……是我自己的事，……我決不去求人來幫我忙。

韓：好了，……不談了，義山，……我們還是一起去喝酒吧！

母：韓公子，……別走，……要喝酒，……就在我們家喝！……

商：畏之，……改天再喝，……娘，……我抄好了，……得趕到錢大人那兒去了，……說不定錢大人，還有另一批詩集，

要我幫他抄寫呢！……

韓：既然如此，伯母，我告辭了。……

商：（收拾好抄寫的捲軸）畏之，我送你……我們一起走。

母：（恭送二人出門）韓公子，好走！（韓走後，折回收拾屋內文房四寶，並掃地，這時慶宇沐浴後更換了衣服自內走

出）慶宇，……你要到那兒去？

宇：娘，……沒事，……我想出去找阿寶玩。……

母：就知道玩！……你先把老子的「道德經」，……背一遍給我聽。

宇：好，……背就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故……

（背不下去）

母：怎麼？背不下去了。……慶宇，……你大哥、二哥都很會讀書，……你怎麼這麼笨呢？……

宇：娘，……我還小嘛！

母：今年，你也十六歲了，不算小了，老是只會舂米，將來，會有什麼出息呢？

宇：娘放心，……我會奉養你的，……

（竹門外，傳來馬車聲，叮噹停車響）

母：快去看看，……是什麼貴客來了？

（宇去開門，旋即返來）

宇：（高興地）娘，……你一定猜不著，……是誰來了？

母：是誰呀？……快說呀！

宇：是令狐家的絢哥來了。

（令狐絢穿錦衣自外進入，母高興的迎接，絢轉身命僕人捧兩禮盒上）

絢：伯母，……您好。

母：子直，你不是在長安做官嗎？怎麼今兒到我們家來，……啊呀，你真客氣，還帶禮物來。（僕人送上禮物後，出大門）

下）

絢：不成敬意，一些日常用品吧了，……慶宇，你大哥呢？……他不在家？

母：他去錢大人府上去了，……慶宇，……快去叫你大哥回來！（沏茶）

宇：是，娘，……我這就去。（下）

母：子直，……令尊……近來身體好吧！（送茶後請坐）請坐。

絢：謝伯母，……家父最近還粗安，他要我帶了封信來，他……希望商隱，……能儘快到興元去，給他幫忙。……（自

懷中取出一封信，遞交李母，母接下）

母：今尊如此看重商隱，……真是愧不敢當！……

絢：商隱，……不會再上玉陽山去學道了吧？……

母：怎麼？……子直，你對上山學道，也發生了興趣？

絢：伯母，你別誤會，……我並沒有想去上山學道，……只是聽說玉陽山上，風景優美、道觀林立，尤其是什麼聖女祠、

華陽觀，遠近聞名，際此丹桂飄香秋高氣爽的季節，正巧有空想邀商隱，陪我登山一遊，一則舒爽身心，二則也可

以做幾首登高攬勝的好詩呀！……

母：原來，……你是想去郊遊啊！……好呀，……你不忙走，商隱他一會兒，就回來了。……

絢：伯母，……若有雅興，……也可以一起登山啊！……

母：我……那走得開，……還是你們年青人，玩在一起，比較好。……

(正談話間，義山獨自一人自外歸來)

母：啊，……商隱，……子直來看你了。……

商：子直，……你從長安來？你收到我寫給你的信了嗎？

絢：收到了，……所以，……我才趕來看你啲！……

母：子直，……你們好好聊，……既然來了，……就別走了，……我去廚房弄幾個小菜，……讓商隱，陪你喝幾杯。……

絢：伯母，……別張羅了，……我坐一下，……就走了，……家父還要我代他辦一些別的事。

商：子直，……你好久都沒來了，……既然來了，還客氣什麼呢？

絢：不，……商隱，我真的還有別的事！……

母：子直，別忙走，商隱，還有很重要的事，要拜你啲？

絢：商隱，你有什麼事，……要拜託我？……

(母用手勢，要商隱說，……商隱就是不說，……母拉商隱去一邊，要他拜託絢，商隱敷衍表示會說，母才離去)

絢：商隱，……伯母究竟，……要你和我说些什麼？……

商：(岔開) 要你留下，……別走了。……

陶：商隱，……我來是想邀你一起上玉陽山，去聖女祠遊覽的，你有空嗎？

商：去聖女祠？……那有什麼好遊覽的？

絢：商隱，……真人面前不說假話，難道那位宋華陽女道士，你不想再見了嗎？

商：子直，別再提她了，……現在，我已經澈底把她給忘了。

絢：是嗎？你忘得了嗎？你在山上學道時，為她寫了不少的情詩，把她比做月裡的嫦娥，……如今下了山，怎麼會說忘就忘了呢？

商：子直，你不清楚，……她是個善變的女人，……如今，她已另有了心上人，再也不把我放在腦海裡了。

絢：什麼？她移情別戀了？……是她忘了你，你才把她忘了的？……這麼說，我專誠來邀你同遊玉陽山的事，……是落空了？

商：子直，你覺得天下男女之間，真的，會有那種純純的，不羈一絲雜質的「真情」存在嗎？

絢：我想，應該有的，……要不然，怎麼會有一些「痴情」的人，為了「情」願以生死相許呢？……只是，……「真情」

太少了，……可遇而不可求啊！

商：「沈思」啊！……若是有一天，……讓我遇上了這種生死相許的「真情」，……那我會刻骨銘心，畢生難忘。……

絢：商隱，最近，有沒有新寫的詩，給我拜讀一下呀！

商：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絢：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商：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商：我不在皇宮，怎麼知道。

母：劉師父，……你既然來了，……就別走了，……就在我家吃晚飯吧！……只是沒有什麼好茶。……

劉：初次來訪，就打擾，不太好！

商：師父，……在我家，你還客氣什麼呢？……離開玉陽山，已經半年了，……我正有不少事，要向師父請教呢！……你遠道而來，說什麼也吃了晚飯，才能走。

劉：你這麼說，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母：劉師父，我去忙了，不陪你了。……（向內下，將下時，叫慶宇）慶宇，你也來，……別站在那兒，聽人談話。（下）

（慶宇不想走，但便不聽母親的話，勉強的下去，過不多久，又悄悄上場，聽二人在說什麼，好奇的心理。）

商：師父，剛才，你說皇宮裡在辦喪事，正到處找人，……這是怎麼回事？是誰過世了呢？

劉：是皇上最心愛的原配王德妃死了。……她也就是東宮皇太子的生身之母，……皇上為了表示哀悼，準備在宮裡建醮，大做法事，為之超渡，……山上有些道士走不開，……皇上希望多找一些道士進宮去，……所以，四出找道士。……

商：王德妃不是還很年輕嗎？……怎麼突然會過世了呢？

劉：我聽外面的傳說，是被另一位寵妃楊賢妃氣死的，……唉，宮闈之間，勾心鬥角，爭風吃醋，……真是日有所聞，不足為奇。

商：師父，……我覺得天下最不公平的事，……就是一個皇帝，除了王后以外，身邊還要包圍著什麼妃嬪、婕妤、美人、才人……好幾十個女人，做他的老婆，……這不是太荒唐的一件事嗎？……

劉：修道之士，本應避談男女之事，……不過，要這麼多的女人，爭一個男人的寵愛，不准她們爭風吃醋，是辦不到的事！……

商：我聽說，皇宮中，有不少怨女，有些少女，十四、五歲，就被選中進貢，到了宮裡，一耽幾十年，到頭髮白了，背也駝了，……還沒和皇上說過幾句話，……一生的青春，……就葬送在皇宮裡，……真是太可憐了。……

劉：有人說：「侯門一入深似海」，……我倒覺到「宮門一入，才真的深似海」呢！……對了，義山，……我想起來了，……有一個人，……你還記不起來，……過去，……在山上，……你常和她在一起的。……

商：（欲知故問）誰？……

劉：那個叫宋華陽的女道士啊？……

商：她，……我當然記得，劉師父，……她現在怎麼樣？……

劉：她……現在已經不在華陽觀了。……

商：不在華陽觀了？……為什麼呢？……

劉：她有兩個妹妹，也在山上修道，你是知道的，……也不知怎麼搞的，姊妹三個，都愛上了那個長得很俊秀的永道士，

結果爭風吃醋，打打鬧鬧，弄得實在太不像話了，……給當家的主持人，以有違清規，逐出了山門！……

商：這……是她自作自受！……那……現在，她在那兒呢？

劉：不知去向，……我也懶得去打聽了。……義山，你幸好下山得早，……要不然，你也被捲了進去，……那才划不來呢！……

商：（沈憶往事，漫聲應著）嗯，……師父說的是。……

劉：義山，……記得在山上的時候，……有一次，我們閒聊，你說，很希望有機會能去皇宮見識見識，……究竟是個什麼模樣，……眼前，……這不就機會來了嗎？

商：眼前有什麼機會？

劉：方才我不是跟你說了麼？皇宮裡準備建醮做法事，正到處找人，……你在山上學過道，……這一次正好，跟我一樣，穿上道袍，混進宮去做法事，那些禁衛，還敢攔阻，不讓你進去啊！……

商：嗯，……這倒真是個好機會，……只是，萬一露出破綻，被發覺了，會給師父您帶來麻煩？

劉：義山，……這……你無需多慮，皇宮裡為了這次建醮作法之事，希望場面大，道士希望能請到愈多愈好，……沒有誰會特別注意你的，……這一次我下山來，……除了採購一些應用的法器以外，主要也在多邀集一些道衆進宮，……你在山上正式學過道，……道門之事，你很清楚，……戴上道冠，穿上道袍，……誰也認不出來，你是喬裝改扮的！

……

商：師父，聽你這麼一說，可真把我的話說動了！……皇宮大內，此生還從未進去過，……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在一旁偷聽的慶宇也心動了，一躍上前）

宇：大哥，……我也跟你一起進宮去好不好？

商：怎麼？小弟，……你也想跟去？

宇：劉師父，……你看我可不可以打扮成小道士，跟我大哥一起進宮去，我幫你們做法會等，打雜、跑腿，……都可以，……我會很小心，不會給你們惹事的！

商：師父，……你看，他這個子，可以帶他一起去嗎？

劉：（打量了一下）好吧，……我給你去找一件小號的道袍，……帶你進宮，……不過，……到了宮裡，可別隨便亂闖禁地呀！

宇：謝謝師父，……我決不會亂跑的！……我這就去告訴娘去！……（高興的忘了形）娘——（還沒說完，就絆倒在地跌了一大交，引起劉與商哈哈大笑）

幕下。

## 第二幕

時：距第一幕十天後

景：皇宮內盧輕鳳寢宮

人：盧輕鳳、盧飛鸞、彩玉、來喜、楊賢妃、殷公公、李商隱、李慶宇、劉從政

幕啟時：

盧輕鳳獨自一人在場，彈著錦瑟，古典哀怨的曲調。香爐飄出裊裊上升的沉香，一曲將盡，彩玉自外進入，向之報告。  
彩：娘娘，別彈了，……鸞娘娘來了。……

（輕鳳停止彈瑟，起立相迎，飛鸞自外進入。）

鳳：哦，姊姊……我等了很久了，你怎麼現在才來。

鸞：鳳妹，……你不是說最近老是失眠，睡不著覺嗎？……我特地要御醫給你煉製了一些「安神丸」，……他說臨睡前，

服用六顆，……吃完這一瓶，大既就不會再失眠了。（說著，自懷中拿出一瓶藥丸，交給輕鳳）

鳳：（接過藥瓶，看了一下，）謝謝姊姊。……（交彩玉）彩玉，……放我床邊的櫃子去。

鸞：鳳妹，……你有沒有聽到什麼傳言，……是關於王德妃突然去世的原因。（彩玉進入內屋寢室）

鳳：我聽侍女彩玉說，……王德妃娘娘，並不是自己病死的，……是有人暗中下毒手，給毒死的！……

鸞：嗯，……我也聽到這樣的傳言。……（彩玉放好藥後，自內出）彩玉，……你去門口守著，……若是有人進來，先來通報一聲。

彩：是，鸞娘娘！（走出）

鸞：鳳妹，……你知道，……是誰下的毒手嗎？

鳳：我不知道。

鸞：我聽說是楊賢妃，……身邊的殷公公，……命小黃門幹的，……真正的幕後主使者，……就是楊賢妃。……

鳳：是楊娘娘下的毒手？她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鸞：還不是想爭得皇上的寵愛，……為了拔去這根眼中釘，……她蓄意已久，……只是沒有合適的機會吧了！……

鳳：皇上，……他知道嗎？……

鸞：皇上，當然不能讓他知道，……這件事，……大家也只是在背後傳說，誰也找不出證據和把柄，……這就是那位殷公公厲害的地方。……

鳳：啊，……好可怕。……

驚：鳳妹，……我告訴你，那位楊賢妃，……是十足的「笑面虎」，……你別以為她常來找你，和你處得很好，……實際上，不知她心裡在打什麼歪主意，……她自己沒有生育，……你和皇上，生了個皇子宗儉，……說不定，王賢妃死了以後，……她下一個目標，……就是你，……你得特別小心提防啊！……

鳳：是嗎？……姊，……（害怕）……

驚：鳳妹，……我是你的親姊姊，……雖說，我倆同是宮嬪的身份，……但是，在皇上面前，……我是絕不會和你爭風吃醋的，……

鳳：姊，你不說，我也心裡明白！

驚：可是，楊賢妃，她就不同了，……她是一個口蜜腹劍的蛇蠍美人，……嘴裡叫得很甜，……心裡比蛇還毒！……她恨不得，皇上身邊，只有她一個女人！……

（正說著，彩玉自外奔入）

彩：娘娘，……殷公公引著楊娘娘來了。

驚：嘿，……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了。

（殷先入，楊後上）

殷：鳳娘娘，……楊娘娘……來看你了。

（鳳、驚，迎上）

鳳：輕鳳，恭迎楊娘娘。

驚：飛驚，（接著）恭迎楊娘娘。

鳳：彩玉，……給楊娘娘奉茶。

（楊入坐，彩玉奉茶，殷公公在後站立）

楊：輕鳳，……我是特地來……請你去我寢宮，持養賞菊，一塊吟詩喝酒，……飛驚，你也來了，……就一起去吧，……我特地準備了上好的桂花酒，……是你們最喜歡喝的。……

鳳：楊姐，……盛情邀請，……自當應命，……祇是，……一會兒，道士要來這兒唸經作法驅鬼，走不開地！

楊：怎麼？你請了道士，……到你寢宮前唸經趕鬼？……你……遇見了鬼嗎？

鳳：我因為夜晚失眠，老是睡不著，……自從王娘娘去世以後，……過了三更時分，老是聽見一些窸窣的脚步聲，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昨晚還聽到一陣如泣如訴的簫聲，……

楊：（緊張的）是嗎？……

鳳：王娘娘生前，……最喜歡吹簫，……我猜想一定是她陰魂不散，……好在，這幾天，宮裡來了不少道士，在建醮做

法事，……所以，我就請了來喜，……去醮場，請道士，……來我這兒，唸唸經，貼幾張符咒，……免得那些鬼魂，留連忘返，讓我寢食難安。……

楊：輕鳳，那些道士，……真有能力，把鬼趕走嗎？……

鳳：這是他們的專長，……要不然，……皇上也用不著請他們來建醮做法事了！……

楊：嗯，……你說的也對。

（小黃門來喜率領劉道士自外先上）

小：啟稟鳳娘娘，……作法事的劉道長已經請來了。……

鳳：有請劉道長。……

劉：無量天尊，貧道劉從政叩請諸位娘娘金安。

鳳：免禮，……請坐。劉道長，我來介紹，這位是賢妃楊娘娘，這是嬪妃鸞娘娘。

（李商隱及李慶宇抬了一木箱進入，打開木箱，將趕鬼之香燭、香爐、桌圍、法器，一一佈置起來，並點上香燭等物，擺好瓜果供品）

楊：劉道長，……我的寢宮，也需要你來唸經趕鬼，你有空嗎？……

劉：貧道遵命便是。

鸞：劉道長，……我也要。……

劉：貧道按序遵辦，……（問商）你……都準備就緒了嗎？……

商：都準備妥當了。

劉：那我……開始了。……（打開經本，唸起經來）「蓬瀛朝爽，參禮諸天，玉清初日，鏡光圓曉，氣藹祥煙，秘典心宣，入道冀成仙。太上無極三寶大天尊。……」唸畢，搖鈴，舞劍，把符紙穿在劍上，就燭火點燃，再喝一口水，向空中噴出）

楊：輕鳳，……你忙吧，我告辭了！……飛鸞，……來，你陪我喝酒去。

鸞：鳳妹，……我走了。

（楊、鸞、殷公公先後離去）

劉：鳳娘娘，……你睡眠的臥床，……可以，容貧道進去繞床作法嗎？

鳳：是，……在這邊，……由我來帶你們進去。

（鳳引劉、商隱二人進入右邊臥房內去）

（場上僅有彩玉、及慶宇二人）

宇：姑娘，你家主子娘娘，是不是浙東人？

彩：是呀，你怎麼知道？

宇：我和我大哥，小時候，在浙東住過，……剛才我聽她的口音，……就覺得好熟悉。

彩：那個跟劉道長一起來的道長，是你的親哥哥？……你們貴姓？

宇：嗯，……他是我的大哥，姓李，木子李，……名字叫商隱，他號叫義山，我是他最小的三弟，叫慶宇。……你家主子娘娘，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彩：她姓盧，……叫輕鳳，……是皇上的宮嬪，……我們都叫她鳳娘娘。……

宇：姑娘，……那你叫什麼名字，……我怎麼稱呼你呢？

彩：我姓沈，叫彩玉，……是這兒的宮女，……你叫我彩玉就成了。……

宇：彩玉，……好好聽的名字，……（看了一下四周）啊，……這隻古琴，……是你們娘娘彈的嗎？

彩：（嘆嗤笑起來）這不叫「琴」，是（錦瑟），……彈起來，很好聽的喲，本來是五十根弦的，……後來，黃帝改成廿

五根弦，……現在，還有十九根弦的，也有廿三根弦的！……

宇：嗶，……你懂得真不少哩！……

彩：這也是娘娘告訴我的！

（正談說間，劉道士，與商隱及輕鳳自內臥室走出）

劉：鳳娘娘，……真對不起，……前面醜場，還有不少事，等著我去處理，……我先走一步，……其餘的經文，李道長

會給你唸的，……放心，……要是過了今晚，……還有什麼情況發生，……我會繼續來為你作法。……

鳳：謝謝法師。……

劉：義山，……等下再上香的時候，你為她唸一篇疏文、咒語，……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好，……我先走了。……

（告辭離去）

商：師父好走，……我會弄妥的。……慶宇，……上香。

宇：是，……（為商又點上香，為空碗添上清水）

商：（行禮後，雙劍在手，唸起疏文來）大唐玄宗開成元年十月初五、浙東女弟子盧輕鳳以邇來寢宮夜半時聞怪異蕭聲，

特請貧道前來，上請玄天上帝、紫微帝君、二十八宿、土地使者、過往神祇，降駕降壇，消災降禪，……急急如律

令。（唸畢，搖鈴、舞劍、噴水，）請……娘娘磕頭，上香，……（又忙更正）先上香，……再磕頭。……

（鳳依言上香、磕頭）

商：（收劍又鞘，收拾桌上法器等物，）啟稟娘娘，法事經已完畢，……貧道告辭了。

（慶宇繼續收桌上物件，一一裝入木箱中）

鳳：法師，……慢，……請等一等再收拾。

商：娘娘，還有什麼吩咐嗎？

鳳：我想請法師畫兩張趕鬼的符咒，讓我貼在房門上，這樣，到了晚間，鬼才不敢上門，……不是別的法師，都是這樣做的嗎？

商：畫趕鬼的符咒！……（輕聲地說）啊，……我別的符咒，……學過，……這趕鬼的符咒，……可把我難住了！……這怎麼辦呢！……

鳳：是否忘了筆墨，我這兒有。……彩玉，把筆墨拿來！（彩玉去拿筆墨）

商：（靈機一動）啊，……我忘了帶符紙了，……慶宇，你給我去前面醮場跑一趟，（找劉師父說，娘娘，還需要兩張趕鬼的符咒，請他即刻寫一下，……馬上拿來給我張貼。

宇：是，大哥，……我這就去。（即奔下）

（彩玉自內屋取筆墨紙等文房四寶出）

鳳：道長，……從你剛才唸經做法事的種種看來，好像並非真的在道觀學道的法師，……連符紙都忘了帶來，……（正色）你……給我說實話，究竟是什麼身份，來假扮道士？……

商：我……（支吾）在玉陽山學過道，……怎麼說我是假扮的呢？……

鳳：你不說實話，……我就叫人……把你抓起來治罪！

商：娘娘既已識破，……那我也只好直說了。……在下實乃一介寒士，只是進京準備應進士試，……因過去曾在玉陽山學過一陣子道，蒙學道的劉師父帶進宮來，也只是想增長一些見識，絕無半點不良之企圖，……望請娘娘息怒恕罪。

鳳：噢，原來是個學過道的讀書人，……好，……既然如此，……我也不為難你，……只是，……你能把你寫的詩，……寫一首給我看看嗎？

商：娘娘，……既然有所存疑，……不才，……現在，……就寫一首，……請娘娘指正。  
（商即就筆墨紙，當場坐下，提筆寫了一首，寫畢呈上）

鳳：（接紙，唸出所寫詩句）「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片心」。……公子，是否可以請你略加說明！……

商：這是我看到有人把嫩的竹筍挖出來，做菜來吃，所引起的感慨，……若是讓那些竹筍，能自然的長大成了竹林，不是更好些嗎？……

鳳：（會悟）唔，我明白了，……你是影射一些人才，……還未成長，就被人扼殺了，是嗎？……  
商：娘娘，真是聰明絕頂，……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事！……  
鳳：敢問公子，……今年貴庚？……  
商：小生生於憲宗元和八年，歲在癸巳，是屬蛇的，今年虛歲是二十四歲。



鳳：（頗有興趣的追問）你是幾月出生的？

商：三月初五日。

鳳：啊，我是九月出生的，……我也屬蛇，真想不到，我們竟是同年出生。……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

商：我上有三個姊姊，一個夭折兩個俱已出嫁，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剛才去拿符咒的，是我的三弟，他叫慶宇，我

叫義山，又名商隱。……

鳳：我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姊姊，我叫輕鳳，她叫飛鸞，……比我大兩歲，十年前，和我一起住在浙東，因為被官府選中，進貢送進了京城，……從此，就再也沒有走出過皇宮！……

商：娘娘在浙東長大，……難怪，你的口音，我聽起來，格外感到親切，因為，小時候，我也在浙東住過很多日子。……

鳳：是嗎？……我們，……真有一見如故之感。……我也很喜歡寫詩，只是寫得不好！……你能寫出「忍剪凌雲一片心」的句子來，……真使我敬佩不已。……

商：在下十六歲的時候，寫過「才論」和「聖論」的文章，當時，……曾獲得一些王公大人的讚賞，……可是如今，匆匆過了八年，……依然一無成就。……

鳳：難怪你要拿竹筍來借題發揮了。……公子，你還年輕，……別洩氣，……我相信你是個人材，總會有出頭的一天的。商：多謝娘娘金口。……小生若能像娘娘這樣的福氣，那就好了。……

鳳：你是不是羨慕我在宮中的生活？……不錯，……凡是在宮外生活的人，都會這樣想。……誰又能體會到，我們終年生活在深宮中的人的苦悶和煩惱！（嘆息、哀怨）唉，……真是不說也罷。……

商：娘娘，怎麼這麼說呢？……民間的女子，想進皇宮裡來，比登天還難，……而娘娘在宮裡，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又能蒙受天子的寵愛，這還有什麼苦悶和煩惱呢？

鳳：李公子，……你是個會寫詩的讀書人，難道你沒聽說過，本朝流傳很廣「紅葉題詩」的故事，……一個宮女，在一片紅葉上，題下的這首詩：「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

商：（體會）我……聽人說過這個故事，……不過，宮女，怎麼能和你娘娘來比呢？

鳳：公子，你是男人，……你不瞭解女人，……在深宮中過日子的宮女，和娘娘，其心情和痛苦，……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商：娘娘，……我明白你的心思，……唉，……人生本來就是苦多於樂的！  
（二人心有靈犀一點通）

（慶宇拿了二張符咒，自外進入）  
宇：娘娘，……劉師父把你要的符寫好了。……他說一張貼在床架子上，一張貼在房門口，……鬼見了，就再也不會來干擾了。……

商：慶宇，……把符咒給我，……我去給娘娘貼上。……  
宇：是，大哥。……（將符交給商）

（商搖著鈴，嗚嗚唸著經文，進入臥室，鳳，隨之入。）

（場上燈黑、暗轉）

（燈再亮時，場上木箱等已拾走，道具桌椅略有變動，顯示已過了一些時日，是夜晚，屋內已點上宮燈，輕鳳獨自在看一首詩，詩寫在一方手帕上）

鳳：（吟詩）「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放下手帕，為詩陶醉著）

身無彩「鳳」（強調此字）雙飛翼，……心有「靈犀」（強調此二字）一點通……

鳳：（悄悄自外進入）鳳妹，……你在房裡幹什麼？……

鳳：（急把手帕藏起來）姊，……沒什麼！

鳳：你手裡藏的是什麼？……拿來，給我看。（將手帕搶去）

鳳：是一塊手帕嗎，有什麼好看的。

鳳：（展開手帕，看見上面有題詩，順口唸了起來）「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鳳：姊！（欲語還休）……你讓我怎麼說呢？……

鳳：鳳妹，……是不是你動了凡心，……找到了意中人？……

鳳：我也說不上來，……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是我做夢也想不到事！……

鳳：鳳妹，別吞吞吐吐了，……在姊姊面前，你還有什麼隱瞞的，不能說出來的呢？……我不會隨便……去說給別人聽的！……

鳳：姊，……我給你再看一首他寫的詩。（說著，去抽屜，取出一張紙，上寫有一首詩，交給姊看。）

鳳：（唸詩）：「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襪。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泛春風，背面鞦韆下。」……這不是說我倆小時候的故事，……十四歲離開家鄉，進入宮中以來，……就再也沒有痛快的歡笑過！……鳳妹……他究竟是誰？……你們相識多久了？

鳳：（坦述心事）自從那一天，他來我這兒趕鬼走了以後，他就留在我心裡，怎麼趕也趕不走了！……

鳳：噢，……我知道了，……就是那個年輕輕，像個書生一樣的道士，對不對？……難怪你說，他趕的鬼，……沒趕走，……三天兩頭的，……要他再來給你唸經作法，……這兩首詩，……都是他寫的？……

鳳：嗯！……姊，……再過幾天，七七四十九天的建醮法事一結束，……他就再也不可能到宮裡來了，……也許，……

我和他，再也無法見面了。……

……

……

……

……

……

……

……

……

……

……

鶯：鳳妹，……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你是一個宮嬪，和一般的民間女子不一樣，除了皇上，……你心裡是不容許，有第二個男人存在的，……你知道嗎？……

鳳：我知道自己的地位，不允許，……我和他，……可是，……我明明知道，……不能和他，……但是，……我做不到，……我好苦啊！……

鶯：鳳妹，……你知道就好，……做完了法事，……你就把他忘了吧！……不要跟自己過不去，自尋煩惱了。一個道士，犯不著你這樣為他六神無主的，……

鳳：姊，他……他並不是真的道士，……他是個未考上進士的讀書人，……馮他的才學，智慧，假以時日，我相信他會考上進士，出人頭地的！

鶯：（苦苦相勸）鳳妹，別胡思亂想了，……忘了他吧，……

鳳：我……是想忘了，……可是，忘不了……

鶯：唉！……就算他考取了，做了進士，……可能怎麼樣呢？……他出人頭地，難道他會做「皇上」嗎？……那是不可能的事！……宮裡面，嬪妃不只有你一個，……大家都互相在監視著，……稍有不慎，……就會有一些風言風語，流傳出去，……若是傳到了皇上的耳朵裡去，……他發起火來，……那就麻煩大了，……到那時候，……姊姊縱想護著你，怕也救不了你，……你明白嗎？

鳳：姊，……你說的這些，我都懂，……可是，……我心裡就是放不下，老是在唸叨著他……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

鶯：鳳妹，你年紀也不算小了，……聽姊姊的勸，沒錯，……千萬別糊塗的走錯了一步，……俗話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到時候後悔也沒用了。……啊，時間也不早了，……我去睡了，……你也早點睡吧！……明兒見。……

鳳：明兒見。  
（鶯走了，鳳看著手帕，相思重重，獨自拿起錦瑟來彈奏著）

（稍頃，彩玉自外進入，悄悄走向鳳）  
彩：啟稟娘娘，……（神秘地）李公子，……他來了。

鳳：（停止彈瑟）彩玉，……他真的來了？

彩：嗯。……（引李商隱進入，李改穿內侍服裝）  
鳳：你在外面守著，若有人經過，……就給我咳嗽一聲。……

彩：是，娘娘，（退下）  
商：沒有想到，……你的瑟，還彈得這麼好。……  
鳳：沒有你的詩寫得好，……早知道，我該改叫「彩鳳」，……才對。……

商：娘娘，……彩鳳，……就是我心目中的「輕鳳」，……娘娘，……從今晚起，我能叫你的芳名，「輕鳳」嗎？……  
鳳：好呀，……我也不再叫你義山，……我叫你商隱，……希望你是一個隱士，……誰也看不見你，……除了我。……  
商：輕鳳，……建醮的法事，馬上就快結束，……今晚也許是我最後一次來見你，……以後，我這一生，恐怕，再也不能和你見面了！

鳳：商隱，別說這樣感傷的話，……只要你願意，我想，……我們還是可以想法子暗中聯絡，時常見面的！  
商：是嗎？……皇宮禁衛森嚴，我插翅也難飛入禁地啊！

鳳：對了，……剛才，小黃門來喜領你來的時候，有沒有被人發現？

商：我是從小閣、斜門，穿過迴廊走來的，加上穿了內侍的衣服，……怎麼會被人發現，……我記得，你的寢宮前，有這棵桂花樹，只要聞著桂花的香味走，……大概就不會走錯。

鳳：你呀，……真聰明。

商：不，你比我更聰明，……在我這一生，還沒遇見過，比你更聰明的女子，你看，你不但會養蠶、織絹、裁衣，還會焙藥、搗藥、擦玉、磨犀……更難得的，是會作詩、作曲、彈瑟、舞蹈，……天下，能會這麼多才藝的女子，……也沒幾個吧？

鳳：（樂不可支）你真會說話……這些本事，是我十三、四歲進宮以後，近十年的磨練，慢慢一樣一樣學會的，也沒什麼稀奇。

商：你這樣說，我可不這樣想，……若是十個才女加起來，也抵不上你一個。

鳳：你呀，……把我說得「太」好了。……

商：我……說的是真「心」話！……

（二人相依偎在一起）

鳳：對了，……商隱，……在曲江，皇上有個「離宮」，你有沒有聽說過？

商：皇上有個「離宮」，在曲江那兒？我不清楚吔！

鳳：距離長安東南十里遠，皇上的「離宮」，也就是皇上的「別館」，每當春天來的時候，……皇上，會帶我們這些妃嬪，

去那兒小住，……那兒經過了一番整修，風景真是美極了，煙水明媚，南有「芙蓉園」，西臨「慈恩寺」、「杏園」，一到春天，百花齊放，萬紫千紅，人在那裡，就像進了圖畫一樣。……

商：你這一說，我想起來了，每年皇上擺筵席，宴請那些新科狀元，和新貴人的地方，就在那兒，對不對？

鳳：對，……「離宮」那邊的門禁，不像皇宮這樣森嚴周密，負責巡查的羽林禁衛，人數也有限，……到了「離宮」，……我們就可以經常會面，不會有人知道的！

商：輕鳳，……真太好了，……什麼時候，你們才搬到「離宮」去住呢？

鳳：我不是說了嗎，……要到春天，……現在是暮秋，……至少還要過三個月。

商：三個月，……（用手指來計算）一個月卅天，三個月要九十天，啊，……好漫長的日子，……我真恨不得，明後天，你們就搬到「離宮」去住。

鳳：瞧你，……急成這個樣子！

商：輕鳳，有人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如今，我們要分開九十天，……那要隔多少個秋？……過去，在我的生活中，除了讀書，抄書，……日子過的好快，……也無絲毫的樂趣可言，……如今，……認識你以後，……心靈上有了寄託，覺得活得好愉快，……但是，……偏偏就不能常在一起。……

鳳：商隱，……過去，我在養蠶的時候，時常在想，我跟那養的蠶一樣，生下來，就是被人用桑葉飼養長大，……到了有一天，吐絲結成了繭，把自己困在裡面，……究竟，她活著，有什麼意思呢？

商：輕鳳，……別太感懷身世了，蠶也會有破繭而出的一天，蠶後代的生命，還等待靠她去延續完成呢！……

鳳：商隱，我們的交往，也會有這樣的一天嗎？

商：會有這麼一天的！輕鳳，……你看，今夜的月色多美，……月宮裡的嫦娥，也在羨慕我們呢！……

（二人正陶醉依偎著，忽聞外面彩玉的咳嗽聲）

鳳：（驚覺）啊，不好了，……有人來了，……

商：有人來了，……那怎麼辦？……

鳳：你……快進我臥室去躲一躲，……千萬別出來。……

（商匆匆入內）

彩：（自外進入）娘娘，……般公公陪著楊娘娘來看你了。……

般：（先入，向鳳行禮）鳳娘娘，……楊娘娘，……來看你了。……

（楊在後入）

鳳：輕鳳，恭迎楊娘娘，……

楊：免禮。

鳳：彩玉，……給楊娘娘奉茶。……

彩：是。（去倒茶，楊已入坐）

鳳：楊娘娘，……深夜駕臨，……有什麼重要的吩咐嗎？……

楊：（若無其事，但遊目四顧）輕鳳，……也沒什麼事，……我啊，……是皇上不在身邊，……深夜輾轉不能成眠，……

是來找你聊天，解悶的。

鳳：噢！……（鬆了一口氣）……

楊：輕鳳，……我有不少的心事，……想和你談，……今晚，我就睡在你這兒，抵足而眠，談個痛快，可以嗎？……

鳳：（緊張）娘娘，……我……睡覺會打鼾，……恐怕，……不太好吧？……

楊：沒有關係，……我……也打鼾！……殷公公，……你進去看看，……先把枕頭被褥，給我鋪好。……

鳳：娘娘，……由我去鋪好了，……不用麻煩殷公公了。……（阻殷入內）

殷：不，……這是奴才份內的事。……（仍欲入內）

楊：（向殷使以眼色，目的在搜查）讓殷公公去做吧，……這是他該做的！

（殷進入臥室，鳳緊張萬分，情急智生）

鳳：啟稟娘娘，……

楊：輕鳳，……你想說什麼？

鳳：我這臥室，雖說已經道士作法唸經，可是，……半夜裡，依然陰風陣陣，有時候，還可聽到女鬼的嚶泣聲，……我

怕嚇著娘娘，……還是請娘娘回自己寢宮去安息，比較放心。……

楊：（拖延）哦！……是女鬼呢？還是男鬼啊？……

鳳：娘娘，……你不怕鬼？……

殷：（自內室出）娘娘，被褥鋪好了，……可以進去安息了。……

楊：（言外有意）你……你……沒有發現……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吧？……

殷：被褥、枕頭，……床單、蚊帳……都……很乾淨啊！……

楊：輕鳳，……我想，……你說得也對，……我還是回自己寢宮去睡，比較好，……你安息吧，……我回去了！……殷

公公，……帶路。

殷：是，……娘娘。

（殷先出，楊隨後出）

（鳳抹去額頭上的冷汗）

鳳：啊，……好險！

（商隱衣冠不整，自內屋出走）

商：幸好，……我躲在衣櫃裡，……差一點，……

彩：李公子，……

（二人驚嚇中，落幕）

## 第二幕

時：開成二年春至夏，距第一幕已一年

景：李商隱長安居處

人：李商隱、李母、李慶宇、韓畏之、令狐綯、李執方、來喜

幕啟時：

京城附近的民房，大門通外面在左上方，右方有門通內室，室內佈置仍有書卷氣。古色古香的窗子，窗外有樹木花香。屋內傢俱陳設，較第一幕有氣派，太師椅茶几，有書桌、燭台，及放線裝書的書架。母一人在場上抹拭書架。慶宇穿著整潔的自外進來。

母：慶宇……

宇：娘。

母：慶宇，自從你大哥，今年春天，考取了進士，我們家搬到京城來以後，你和你大哥，經常一起進城去玩，……究竟城裡，有那些好玩的地方，讓你們哥兒倆，留連忘返，……玩到很晚，才想到回家。

宇：娘，……城裡有一條曲江，風景好，可以划船、賞花，……還有不少的亭台樓閣，比起我們鄉下，……真是好玩多了，……再說，大哥最近又認識了不少新的朋友，……在一起彈琴，……不，……彈瑟，吟詩，飲酒，……猜謎，藏鉤，可有趣哪！

母：慶宇，……自從咱們搬來長安以後，一些過去很少來往，住在京城的親戚，都因你大哥，考取了進士，紛紛找媒婆

上門來，給你大哥提親。……

宇：嘿，……沒考上的時候，……理也不理我們，……這些人，真勢利。

母：我想你大哥年紀不少，該娶親了，可是，我每一次正經地和他提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忙推說：「不急不急，……等我考取了博學鴻詞科」再說，……為什麼還要等呢？……是不是他在京城裡，已經有了中意的女人啦？……

宇：娘，你不知道，……朝廷吏部的規定，考取了進士，……不能作數，一定還得通過「博學鴻詞科」的考試，才能派出去擔任官職，……若是通不過這一關，……還是沒法派任官職的！……

母：啊，……原來是這樣！……

（這時，李商隱，換了一件亮麗的衣服，春風滿面的自外進入。……）  
商：娘！（請安）

母：商隱，……你到那兒去了？……這時候，才回來。……

商：娘，……我是去李執方將軍府上，……和他下了一盤棋，所以，回來晚了。……（這時商與宇低語一番，慶宇悄悄外出下）

母：是你……新認識的金吾將軍？曾到我們家來過的那一位？

商：是啊！……娘，……他是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家的親戚，……就住在城裡招國坊，朱雀街東的第三街，……房子好大，

……大廳、書房、迴廊、廂房，陌生人走進去，……不小心，真會迷路呢！……

母：嘎！……你和李將軍……很談得來嗎？……

商：他雖是一個將軍，……但有一點官架子都沒有，平易近人，……和我雖是初交，……但我們談得很投機，……他還

說，改天，……他要介紹王茂元節度使，……和我見面認識呢？……

母：喔，……那個有錢又有勢的王節度使，……如今可是朝廷上的大紅人呀！

（正談說間，韓畏之自外進入）

韓：義山，……你正巧在家，沒出去啊？……伯母，……您好。

母：韓公子，……你好，……我有事，失陪了，……（入內下）

商：畏之兄，……瞧你喜氣洋洋的，……今兒，……來找我有什麼事嗎？

韓：義山，……我今兒是專誠來給你送喜帖的，……下個月初十，……是我的大喜之日，……你我是同榜進士，可一定

要大駕光臨，喝我這杯喜酒呵！（說完，自懷中掏出一張紅帖送上）

商：（又驚又喜）什麼？……你怎麼不吭不響的，……說娶親就娶親，可真把我嚇了一大跳！……新娘子是誰家的千金

啊！……能和你匹配良緣，可真是好福氣啊！

韓：是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家的大千金，……

商：是王茂元節度使的大千金，名門閨秀，……畏之兄，王公是當今掌兵權的豪門，家財萬貫，他願把他的大千金終身，

託付於你，你可真艷福不淺啊！

韓：義山，……說正經的，……你我是好兄弟，情同手足一般，我這位岳丈共生有七位千金，除了老大，還有六位待字

閨中，喜宴之日，我可以為你一一介紹相識，若有你中意的，……我來為你撮合，……若是成功了，將來，我們，

不就成了連襟了嗎？

商：畏之兄，你別說笑了，王公府上，有財有勢，如今又是朝廷上李黨中的紅人，我只是一個寒士，那有資格去高攀，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韓：對了，……義山，……我好幾次來找你，你都出去了，……那一天，我聽李執方將軍說，……你和他家人，曾同遊

了一次曲江，……你知道李執方將軍和王茂元是什麼關係嗎？



商：我只聽他提起，說是親戚。什麼關係，我就不清楚了。

韓：讓我來告訴你吧，……王茂元的夫人，……是他的姊姊，……也是我未來夫人的舅舅！……

商：哦，這麼說，……你成婚之後，和李將軍也有密切的親戚關係囉！……

韓：是呀，義山，……你的恩師令狐楚，現在興元府，任山南西道的節度使，他是牛黨中的台柱，你遲早要到興元幕府去當差，而我當了王茂元的女婿，卻變成了李黨中人，……今後，咱們要像過去一樣的歡聚在一起，……可就不太容易了。……

商：（感喟的說）……唉，一個朝廷好好的，何必分成兩派，互相勾心鬥角，這樣終非國家之福，若是大家能一條心，……不分牛黨、李黨，團結一致，共同為天下蒼生著想，那該要多好呢？

韓：義山，……你的想法，……我完全同意，……怎奈，如今一般追逐名利之士，……卻不是這樣的想法！……

商：朋黨之爭，……這樣發展下去，……大唐天下，唉，……真是不敢想像！……

韓：不說了，義山，我還有不少別的地方要去送帖子，……我告辭了。……

商：恕我不遠送，……喜宴之日，……我一定到。……

（商送韓至門口，韓離去）

商：（自門口折回，看著喜帖，不勝羨慕之情）畏之真好福氣，……竟然，……這麼快，……就請我喝喜酒了，……而我，……什麼時候，……才可以請他喝喜酒呢！

（此時，……慶宇自外進入，手裡拿著一封信。）

宇：大哥，……這是（輕聲）「離宮」裡鳳娘娘，請來喜給你帶來的信，說，要你看後，馬上就把它撕了。

商：（緊張的撕信來看，由輕鳳○、○幕後唸出）商隱，……原定明晚相約會晤之事，茲因皇上在「離宮」宴請群臣，所

有的妃嬪，均需陪皇上去飲酒、觀舞、猜拳、作樂，故原訂之約會，只能取消，……希能鑒諒，輕鳳手啟。……

宇：大哥，……明天，……你不能去了？……

商：（失望，難過）……唉！……相見時難……別亦難！……

宇：送信來的人，還特別關照說，……要大哥千萬別去冒險，……說是有人向上面告發，……楊賢妃，今兒白天，還特地把鳳娘娘找去了，……說要她注意自我檢點言行，……萬一出了亂子，……宮裡的規矩，是男的「斬首」，女的「絞死」，休想還能活命！……

商：可是，過了明晚……鳳娘娘，……他們又要離開曲江「離宮」，回到京城宮裡去了，……也許，從此，和她再也見不到面了。……（把信片片撕碎）

宇：大哥，……見面都這麼危險，……你還是把她給忘了吧！……（這時，母自內出，悄悄躲在一邊，偷聽兄弟二人的談話。）

商：我……日夜……都在思念著她！……怎麼能說忘就忘呢？……

宇：大哥，……那……你究竟有什麼打算？……

商：小弟，……你不知道，……鳳娘娘，……她……

宇：她……怎麼樣？……她……是真的……喜歡你嗎？……

商：她……已經把什麼都給了我了，……難道對我還不算真心的嗎？……她願意拋棄所有的榮華富貴，和我廝守在一起，過一輩子粗茶淡飯的苦日子！……

宇：大哥，……你要明白，……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是皇上嬪妃，……是皇上的女人，……你搶了皇上的女人，……你還要不要命？……

商：小弟，……我們來想法子，……要彩玉、來喜他們幫忙，……幫鳳娘娘逃出宮來，……不讓皇上給抓到，……不就成了嗎？……

宇：大哥，……別打這樣的如意算盤了，……深宮內院，你去一趟，都不容易，讓鳳娘娘逃出宮來，……那……比海底撈針，還要難！……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商：小弟，……你別洩我的氣！……今晚，……我就冒險去闖一闖！（欲走）

宇：（急將之拉住）大哥，……你瘋了？……你絕不能拿性命去開玩笑。……

商：小弟，放手，……別拉著我，……你讓我去！……

母：（衝出，擋住商隱去路）商隱，……你不怕死，……連你「娘」，也不顧啦？

商：娘！（怔住）……你……都聽見了？我和小弟說的話？

母：娘做夢也沒有想到，……你……竟然會愛上了一個宮裡的嬪妃，……你還想幫她逃出宮去，……你談了這些年的書，……連個前程，都不顧了嗎？

商：娘，……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的，……不錯，……她是一個皇宮裡的嬪妃，……可是，她進宮十年，芳華虛度，……毫無生活的幸福可言，……為什麼我不能搭救她飛出樊籠，……過自由自在的新生活呢？……

母：你還敢振振有詞，……和娘來「辯」？……（怒極擱其一耳光）你是昏了頭，在做白日夢！……你和皇上的女人，糾纏在一起，……你會惹上殺身之禍的，又連累全家問罪……你知不知道？……虧你還自認是個「孝子」，……你要是為了個絕攀不上的女人，殺了頭，又連累一家人，……你對得起娘嗎？……

商：（內心痛苦、愧疚，撫面頰，雙膝跪下）……娘，……我錯了！……

（舞台燈黑，暗轉）

（燈再亮時，娘已換了夏天的服裝，坐在堂屋裡憩息，手握芭蕉扇在搨著，顯示春天已過，如今是夏末秋天了）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

……

……

……

……

……

……

……

……

……

……

……

……

(稍頃，屋外有馬蹄聲傳來，在門口停下馬聲)

母：慶宇，……去門口看看，這麼晚了是什麼貴客來了。

(慶宇走出，開門，迎李將軍才，李穿緊身武官服裝)

宇：娘，……李將軍來了。……

(母忙出迎)

母：李執方將軍，今兒難得貴客臨門，……請進。……

李：伯母，……您好。……令郎義山，……他在家嗎？

母：李將軍，真不巧，商隱他和朋友喝酒去了，……不過，……也許過一會兒也快回來了，……慶宇，快給李將軍倒茶。

……

宇：是，娘。(忙去倒茶送上)

李：伯母，……令郎不在，也好，……我今天來，……是專程來為令郎說媒提親的，……這件事，……我想伯母，是有

權可以作主的。……

母：李將軍，……但不知，……是那家的千金閨秀？

李：伯母，……在下提的是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家的二千金，今年春天，我和令郎同遊曲江的時候，正巧與王茂元他們全

家在橋上相遇，事後，……令郎和王二小姐，也曾交談過，彼此，好像都有很好的印象。

母：呀，……對了，……商隱，好像也曾和我提起過，……不過，……王家有財有勢，……我家平民身份，……那敢高

攀呀！

李：伯母，……男女婚姻，講究的是緣份，……王公雖貴為節度使，……他有七個千金，五個少爺，……若個個都要門

當戶對，才能締結成姻親，……這不太難找了嗎？……說實在的，王公是我的姊夫，……他曾坦誠的對我說，……

選女婿不在乎對方有無錢財，而是著重在是否個人材！……

母：李將軍，……商隱，雖說已考取了進士，……可是這一次參加「博學鴻詞科」的考試，……初試是錄取了，誰知道

複試時卻又遭無辜的被抹去了名字，……唉，他……在王公眼裏，還能算得上，是個「人材」嗎？

李：伯母，……如今的考試，……都受了人事的影響，實在稱不上「公正」。令郎的才氣和詩文，……王公和在下，都是

衷心讚賞，……來日必然為「棟樑」之材，……是可斷言的。……要不，……我也不會冒昧的來親自向你提這門親

事。……

母：李將軍既然這麼看重商隱，……我也就不再多說，……等他回來，我會要他考慮後，親自給你答覆，……就這麼說

定了，……可以嗎？……

李：只要伯母同意，……我想義山，……應該也會同意的，……那……我告辭了，對了，王茂元的長女婿韓公子，……

不僅是和義山同榜進士，同時也是相交多年的好友，……若是這門親事結成了，他們就成了「連襟」，……今後就更可以常在一起飲酒吟詩了！……

母：啊，……還有韓公子這層關係，……看來，……商隱，一定會同意這門親事的！……

李：伯母，……你留步，……我盼望，這件事，……早一點能聽到佳音。……

母：李將軍，……好走。（送李出門，不久，門外響起一陣馬蹄聲，疾馳而去）

宇：娘，……你是該給大哥定親了！……大哥若真做了王茂元家的乘龍快婿，……你還愁他，……不能做官嗎？

母：嗯，……你說得不錯，……真成了家，……你大哥，……也才會對那位宮裡的鳳娘，死了這條心。……最近這一

陣子，……他有沒有再偷偷去曲江，和那位鳳娘會面了呢？……

宇：我不知道，……

母：是嗎？……

宇：他現在，……去那兒，都不和我說，……就怕我，不小心，會洩漏了他的秘密。

母：嗯，……看樣子，……他和那鳳娘，……還是藕斷絲連！……暗中往來！……唉，……他怎麼會痴迷成這個樣

子，……怎麼勸，都勸不醒他！……嗯，……看來，……這件事，……我非促成他不可，……而且，……越快辦

妥越好讓我安心！……

宇：娘，……大哥，若是娶了媳婦，……那我跟誰去睡！……我們家又這麼小，你總不會讓我去睡柴房吧！……

母：慶宇，……對了，……你二哥、三哥，還有四妹他們呢？……怎麼，一個也不在家！……都到那兒去了？

宇：娘，你忘了，今兒上午，前村周大爺來莊管家，請他們去周家莊幫忙春米去了……

恐伯，……要很晚才能回來喔！……

母：噢，……方才……我一高興，把什麼都忘了。（茫然）

宇：娘，我想還是等大哥做了官以後……再為他成親吧！……眼前，咱們家這麼破舊，……人家是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

……她會樂意的來住這破房子嗎？……也許，住不了一天，……她就哭著逃回家去了！……

母：嗯，……你說得也對，……她是富貴人家大小姐，……怎麼會願意做咱們窮人家的媳婦，來吃苦受罪呢？唉，這門

親事……我真拿不定主意了，……（左右為難地）究竟讓同意呢？……還是不同意呢？……

（此時，馬車叮噠聲在門外響起停在門口）

母：慶宇，快去門口看看，……也許是令狐家的二公子來了。

（慶宇至門口，商隱面孔通紅，步履蹣跚，醉熏熏的走入，令狐絢隨後上場）

絢：小弟，……你大哥，今天酒喝多了，醉了，你扶他進房休息去吧！

商：誰說我醉了！……（打酒嗝）我心裡清醒得很！……（走路跌跌撞撞）

母：（迎上前去）子直，……怎麼，……商隱，你真喝醉了！……

商：娘，……我沒醉，……只是今兒心情不太好。……稍為多喝了幾杯？……

母：子直，……我不陪你了……你們聊吧！（退下）

商：小弟，……時間也不早了，……你還是扶你大哥進屋去，……早點休息，……我也得回去了。……（欲走，但被商

隱拉住）

商：小直，……你不能走，……今天，……我是喝了不少酒，……我心裡有不少的話，要和你說，……俗話說：「酒後

吐真言」，……難道，你不想聽我說幾句真心話！

商：……我不走！……義山，……你要和我……說的是什麼呢？……（坐下）

商：子直，……打從我十六歲寄文章，被令尊賞識任用，我倆一直玩在一起，讀書寫字也在一起，……這七八年來，……

你一直是我最知心的好朋友，……

你說……我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是個喜歡玩弄權術的政客？還是個追逐名利的市儈。……

商：義山……你怎麼說這些，……誰也沒說，……你是這樣的人啊！……

商：我平生並不想做官，……更不想做什麼大官，……我討厭官場上的黨派之分，……為什麼要把一個好好的朝廷硬分

成兩派，……不是牛黨，就是東黨，難道，……像我這樣不想捲入黨派漩渦的人，……就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嗎？……

商：義山，……眼前的風氣如此，……不是我們個人的力量，……所能扭轉挽回的！

商：（嘆氣）嗨，……我真是「生不逢辰」，……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

商：義山，……我知道，……為了進士考試，博學鴻詞的科試，……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不過，……家父始終非常

讚賞你的才能，……所以，一再寫信來要你去興之幕府任職！……這總不是假的吧！……

商：子直，令尊的恩情，……我終生不會忘，……你看我是個會忘恩負義的無恥之徒嗎？……別人，不瞭解我，總不會，

你也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宇自內屋出）

商：義山，……我始終對你，有信心。……也對你的才學，……表示欽佩，……時間真的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改天，……我們再聊！……（白宇） 小弟

我走了，……再見。（出門而去，宇送之下）

（馬車鈴鐺聲響遠去）

（李母自內走出，宇關好大門返回）

母：商隱，……子直，他走啦？……

商：嗯。……

母：慶宇……你去睡吧！……（宇：是。入內屋下）

母：商隱，……你……酒醒了沒有？

商：娘，……我根本沒有醉呀！……

商：娘，……我根本沒有醉呀！……

母：那好，……娘要告訴你一件事。……剛才，你還沒回來的時候，……那你認識的李執方將軍來過了，……他是專誠

來……為你做媒提親來的！

商：娘，……我心裡，……早有了人，……用不著……他來做媒

母：他是一片好意，商隱，……你知道他為你做媒的對象是誰嗎？……他說你也曾說過的！

商：是誰？……（略顯緊張）……

母：是節度使王義之的二小姐，……大小姐嫁給了韓畏之，……不是你還去吃過喜酒了嗎？……這件婚事，若是成了，

……你和畏之就成了連襟啦！

商：娘，……人家是權貴富豪之家，……而我們家這樣寒酸，……這怎麼能相配呢？……

母：我也這樣說了，……可是李將軍說了，……王義之是他的姊夫，……他不計較，男方有沒有錢財，……只要他……是

個人才，……尤其是你……

他對你的才學，……十分的讚賞，……看準你……將來會是個棟樑之材。……

商：娘，……這門親事，……我不會同意的……你……還是回絕了吧！……

謝謝他們的美意，……我實在不想接受。……

母：商隱，……你考慮……也不考慮了嗎？……

商：娘，……孩兒心中，……早已有所屬，……再也容不下別的女人了！……

母：商隱，……你……還是忘不了……那個鳳娘？……

商：（酒意又起）娘，……孩兒不孝，……沒聽你的忠言，……和輕風，……已經發下重誓了，此生非她莫娶，……就

是為她丟了性命，……也在所不惜！……娘，……（向母跪下，哭著）你就可憐孩兒，……成全孩兒這份真情吧！

……

母：（深受感動……半響）……商隱……你先起來！……

商：（仍跪著）娘，……你答應了，……孩兒才起來。……

母：（嘆息）唉！……商隱，……這麼好的一門親事，……你不肯答應，卻一心一意，要往走不通的死胡同去鑽，……

娘，……怎麼忍心，……看你這樣做呢！……你這樣跪著，……不肯起來，……娘的心……比用刀子割著還疼，

你知道嗎？……

商：娘……

母：商隱，……你今年廿五歲了，……已經考取了進士……怎麼會為了一個女人，連性命都不顧了，……你……要為娘的怎麼說你好呢！……

商：（起立）好，……娘……我不勉強你，……一定答應我的請求，……但是，……我也求娘，別勉強我，……答應這門親事。……輕風給了我一片真情，我……也不能辜負了她，……做一個負心漢啊！……

母：商隱，……李將軍是你的好友，……他也完全是看重你，……才熱心好意來上門提親，……你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怎麼說得過去呢！……

商：娘，……我這些天，心理已經夠煩夠苦的了，……求求你……別再逼我了，好嗎？……

母：（無奈）好，……娘不逼你，……你自己一個人，靜靜的想一想吧！……娘去睡了！……（嘆息）唉，……你心煩，……心苦……娘的心，……比你更煩……更苦呀！（向自己房內下）

（商獨自在場上沈思著）

商：（接近桌子，看亮著的臘燭，不免感觸萬千）唉，……可憐的臘燭，……你比我更可憐，……你的眼淚，……什麼時候，才能流乾呢！……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淚始乾。

商：是有人在敲門？……（走向大門去，向門外的人）門外是誰？

（門外，敲門聲繼續）

喜：（門外）李公子在家嗎？……

商：（來開門）你是誰？……

喜：李公子，……我是來喜啊！……

商：（開門，見來喜著平民裝，大喜）來喜，……是鳳娘娘……要你來的？

喜：（入屋內將懷中取出一信交商）公子，……是鳳娘娘，……要我交給你的……

娘娘，……希望你有空，……去看她，……她又回「離宮」來了……

商：（急忙看信）好，……我……會去的，來喜，……謝謝你。

喜：我走了，……公子，……再見。（下）

（商去關門，……母披睡衣自內出）

母：商隱，……剛才，……是誰來了？……

商：（掩飾）沒有人來呀……

母：我好像聽見有人和你說話？

商：啊，……是個過路的，……他迷了路，……向我問路的！

母：噢！……

(燈黑)(幕徐徐下)

## 第四幕

時：唐文宗開成四年久；距第三幕已二年

景：曲江離宮盧輕鳳寢宮，與第二幕之佈置略有不同。

人：盧輕鳳、盧飛鸞、彩玉、來喜、李商隱、楊賢妃、殷公公、羽將軍多人。

幕啟時：

是冬天的季節，冷颼颼的感覺。輕鳳獨自一人，在彈著鐔瑟，幕後女聲哀怨的低聲吟唱著：「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淚始乾……」突然弦斷了……歌聲亦嘎然而止。

彩玉拿了件斗篷，自內走出。

彩：娘娘，……天好像要下雪的樣子，……你把斗篷披上吧，……別著涼了。

鳳：(披上斗篷)奇怪，……弦怎麼突然斷了呢？……會不會李公子……今天不來了……不，……他說來，……一定會來的，……會不會出了什麼意外，……最近，……我的左眼，突然老是跳……不停，……難道是什麼不詳之兆？……

(彩玉聞脚步声，去門外察看，回來說)

彩：娘娘，……鸞娘娘來看你了。……

(飛鸞自外進入)

鸞：鳳妹，……我給你服用的藥丸，……吃了以後，……是否舒服些？……有沒有再噁心，要吐的感覺？

鳳：姊，……好多了！……

鸞：鳳妹，……我方才聽宮裡來的人說，……前一陣子，東宮太子自殺死了的那件事，……又有了新的傳說，……他們說，太子，……還只有十二歲，……不可能因為怕父皇要殺他，……才是上吊自殺的。一定是被人害死後，才裝扮

做上吊自殺的。

鳳：嗯，……這說得也對，……他和那些樂官，女倡整天只知道混在一起玩，是真的，怎麼會因為皇上，突然把那些樂官女倡都殺了，……就害怕得自己去上吊自殺呢？……這似乎說不通。……

鸞：大家都說，……準是那蛇蠍美人楊賢妃，在幕後耍的把戲。……你記不記得，四年前，王德妃也是這樣莫明其妙地氣死的，……王德妃死了以後，她就整天在皇上面前說東宮太子的壞話，……說他只知道玩，不肯用功讀書，……

將來怎麼能繼承皇位，要皇上，……廢了他太子的名位，……後來因為一些老臣的反對，……才沒有成功。



鳳：姊，你是說，……楊賢妃因為自己沒有生育，……所以，她要想法子，把東宮太子給害死！……好再立母事於她的安王溶，繼任太子。……

鶯：對了，……不過，她是個聰明人，……她決不會自己動手，……去做這件事，留下什麼把柄給人逮到！……鳳妹，……你真得小心提防她一點，……因為你曾為皇上，生了個皇子，……如今，……她下一個要剷除的目標，……可能就是你呀！……

鳳：（驚駭地）姊……你別嚇壞了我，……我的兒子，……才不想繼承什麼王位呢？……

鶯：鳳妹，……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為了保護你自身的安全，……逃避楊賢妃的加害，……你還是理智一點，……拔劍斬情絲，和李公子，早點了斷，別再糾纏交往下去了！……

鳳：姊，……你要我和他……做個了斷！……

鶯：鳳妹，……你若再這樣痴迷下去，……遲早，會出亂子的！……你別以為楊賢妃在宮裡，整天和皇上在一起，而你在離宮的事，……她就一點也不知道？……你錯了，……離宮這兒，她都佈了眼線，……你的一舉一動，……她都清清楚楚，……李義山，……那一天來和你相會，……自然會有人向她報告，……一旦事機成熟，……她來個活捉，……你就死路一條了！……

鳳：姊，……你說得太可怕了！……我又沒和她爭風吃醋，……楊賢妃她不可能來離宮害我的！……

鶯：鳳妹，……姊是一片好心，……才和你這樣說。……當今朝廷上，明分為牛李二派，……這你知道嗎？

鳳：以牛僧孺一派為首的叫「牛黨」，以李德裕一派為首的叫「李黨」，這些，我還不知道嗎？

鶯：過去李公子，……是牛黨中的人，在令狐楚的興元幕府做巡官，如今，令狐楚死了，他卻又投入王茂之的幕府，去做起校書郎來，……變成「李黨」中的人，……像他那樣朝秦暮楚變來變去的人，……絕非是一情義之士，……你對他是真心誠意，……他對你，卻是虛情假意，……我勸你，睜大眼睛看清楚……還是趁早把他忘了的好。

鳳：姊，……義山，對我絕非虛情假意，……他有他的理想和抱負，……他跟我說過，……他不願被捲入明黨之爭的漩渦中，……他是超然的……

鶯：鳳妹，……我聽到一個對你很不利的消息，……你想知道嗎？

鳳：對我很不利的消息？……姊，……你快說呀！……

鶯：有人說，……李義山，已經做了王義之的東床快婿，和王家的二小姐，成親了。……

（音效震撼升起）

鳳：他……已經成親了？（傷心哭了起來）

鶯：大家說，要不然，他才不會這麼容易的通過了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被派出去做一名九品官呢！

鳳：他說是憑他自己的本事，才考試通過去做官的！……是他故意在騙我嗎？……不，……我不相信。……

鸞：鳳妹……你是在離宮，……外面什麼事都不知道，……所以，被蒙在鼓裡，……聽姊的話，……把眼淚擦了，……別再和他交往了。……

鳳：姊，……我……不能和他斷！……斷不了！……

鸞：為什麼斷不了呢？……

鳳：彩玉……你到外面去看看，……李公子，……他來了沒有？……來的話，……兒來通報一聲。

彩：是，娘娘，……（退下）

鳳：（支開彩玉後才說）姊，……我和你實說了吧！……我已經懷了他的孩子！

（音樂又強烈的升起）

鸞：什麼？……你懷了他的孩子？……真是他的骨肉？……

鳳：皇上，已經很久沒……臨幸我了，……除了他，……還會有誰呢……

鸞：（想起）難怪，你說，這一陣子，老是噁心，想吐，……又老想吃酸的東西！……害我還專誠替你帶藥來！……

鳳：姊，……你說，……我該怎麼辦？……

鸞：現在幾個月了？

鳳：三個月……還不到。……

鸞：（察看其肚子）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遲早會看出來的，……這……怎麼辦呢？……

鳳：姊，……我想回皇宮去，……主動去親近皇上，……

鸞：不，……那樣，……更糟！……（想了一下）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吃……打胎的藥，……讓它人不知

鬼不覺的流掉，……

鳳：姊，……這是我的骨肉，……我不想這樣做！……

鸞：輕鳳，……你可不能一錯再錯了！……為了保住你自己的性命，……你就非這樣做不可！……否則，……誰也救不

了你。……

鳳：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嗎？

彩：（自外進入）娘娘，李公子，他來了。……

鸞：輕鳳，……你暫時，先去房裡避一避，……讓我來和李公子談，……看他有什麼辦法，……來收拾這樣的殘局！……

彩玉，……你陪娘娘進去，……

彩：娘娘，……我們進去吧！

（鳳無奈的，和彩至進入後房，不久，李商隱，仍換穿內侍服，進入）

商：大姐，……您好，……輕鳳呢？

驚：輕鳳，……她病了，……剛才，……在這兒吐了一地，……現在在房裡休息，……我去請了御醫，……一會兒就來了。……

商：是不受了風寒，……還是吃了不乾淨的食物。……

驚：李公子，……（停住）彩玉，……你去門外守著，若有人進來，先咳嗽一聲。……

彩：是，……驚娘娘。（退下）

驚：李公子，……我聽說你已經通過了「博學鴻詞科」的放試，派到了官職，我得先向你道喜啊！……

商：大姐，……只不過是個小小的九品官，……校書郎而已。……

驚：這比你過去，在令狐楚興元府，做巡官總強多了，……對了，……我還聽說王茂之節度使，非常賞識你的才華，……你幫他寫了不少的章奏，他很高興，已經把他的二小姐，許配給你，你做了他的東床快婿，……是真的嗎？

商：大姐，……王茂之節度使，很賞識我，是真的，……他也真有意將女兒許配於我，……請了好幾個人與我正式提親，……但是，……因為我心中已有了輕鳳，所以，我一直拖延著，沒有正式答應。……

驚：聽你這麼說，……你對我妹妹的感情，完全是真心的囉！……那你打算什麼時候，……正式娶我的妹妹過門呢？……

商：我……是有這樣的打算，……只是我眼前的處境，……還有困難！……

驚：李公子，……有一件事，……我必須要告訴你，……你和我妹妹，相識已經快四年了，……我也相信你，……不是一個負心的人，……但是，你們這樣沒有婚姻關係的私下交往，……性命都隨時會有危險，……現在，……我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消息，……我妹妹，……她已經懷了你的骨肉，……你說，……你有什麼打算？……還繼續拖下去嗎？……

商：（如雷轟頂）什麼？……輕鳳，她……已經有「喜」了？……

驚：這些日子，皇上已經有很長一段日子，未來到她宮裡臨幸了，……一旦，發覺她有了喜，……不但她性命難保，……恐怕，你也逃不了宮中律法的制裁！……

商：（著急萬分）這……怎麼辦呢？……

驚：輕鳳，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禍是你闖的，……你總不能不認賬吧！……

商：我……絕對認賬，……我願負起我的責任！……

驚：李公子，……你能負什麼責任？……你敢去跟皇上說，孩子是你的，……要殺就殺你，……讓輕鳳不要死，……孩子也不要死！……你真要這樣去說，……皇上也不會就聽你的，……讓輕鳳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商：大姐，……依你說，……你有什麼好辦法沒有？

驚：我是想了個辦法，……可是，輕鳳，她不肯這樣做！

商：什麼辦法？

驚：我要輕鳳，吃打胎的藥，……讓孩子流產！……可是，……她不同意。

商：不，……大姐，……我也不同意！……我不希望，……這個骨肉，還沒有來到這世界，……就結束了生命！

驚：哼，……你還真和輕鳳，一個鼻孔出氣。……那我問你，……你要這孩子生下來，是不是？……你不怕連累到，……

你和輕鳳，都會有性命的危險！

商：為了愛輕鳳，……愛我們的孩子，……我願意和輕鳳，要生，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塊兒！……

驚：（感動）……你……為了輕鳳，……一點兒也不怕死？……

商：（堅定的點頭）嗯！

（輕鳳自臥室激動地衝出）

鳳：商隱，……你這樣說，……太使我感動了，……真情可以感動天地，……我希望老天爺可憐我們，……讓我們能找

到活路。……

商：（沉思）對，……我們……好好的來想一想，……能不能找到一條活路？……

驚：我不相信，……除了我的辦法，……還有更好的活路？

商：啊，……我突然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鳳：商隱，什麼好辦法？……快說呀！

商：我在山上學道的時候，認識一些道士，我去拜託他們，找妥一家收留女道士的道觀。……你再去請求皇上，准你出

家修道，到道觀去做女道士，這樣，你就不可以安全出宮了嗎？……等出了宮，……我們再想法子，另找房子，……

把孩子平安的生下來，……

鳳：啊，……商隱，還是你聰明，能想出，這樣的好辦法，……只是，皇上，……會准我去出家修道嗎？……

驚：鳳妹，……你早就被打入冷宮的嬪妃，……我想，只要你有決心，……皇上會批准你去出家修道的！……

商：輕鳳，……為了我們的未來，……我們要小心保密，……絕不能洩露半點風聲。

驚：嗯，……李公子，為了平安，……以後，離宮，你也最好少來，以免節外生枝。……

商：輕鳳，大姐說得很對，……以後，……我們不能再常見面了。……

鳳：商隱，可是，……我會日夜想著你，念著你！……

商：（想起，自身邊拿出一個玉盤）輕鳳，……我帶了一個玉盤來送給你，剛才一打岔，差一點忘了，……你看，這上

面刻了我的名字，……還刻了一首我寫的詩。……（將玉盤交給輕鳳）

鳳：（看玉盤，唸上面的詩）「雲田屏風蠟影深，長河漸發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商隱，……

你怎麼會想起寫這樣的詩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商：今年八月十五中秋夜，……我們二人在景陽井邊賞月的情景，……我指著天上說天上有一個月亮，井裡也有一個月亮，……兩相對映，多美，……你淘氣的意思丟一個石子，到井裡去，……結果井裡的月亮，就打破了。……為了表示我倆心中的月亮，永遠不碎，……所以，我特別送這個玉盤給你，……你看，它圓圓的，不跟天上的明月一樣嗎？……

鳳：商隱……你真是一個十足的詩人，……做什麼事，……都充滿了詩意，……我會珍藏這份禮物，……看見它，……就等於看見了你。……（說著把玉盤放在梳桌上。）

（彩玉自外匆匆進入，小黃門來喜隨後上）

彩：娘娘，……不好了，……來喜說，……有重要的事，向你稟報。……

喜：啟稟鳳娘娘、鸞娘娘，……我看見楊賢妃娘娘，……突然帶了一大批羽林軍從皇宮趕到離宮來，說是要搜查謀殺東宮太子的元兇，……好像是沖著鳳娘娘來的，……特提早來報信，……希望娘娘，……能有所準備。……我走了。

（說完即行禮離去，下）

鳳：什麼？……楊賢妃……從宮中帶了羽林軍來抓我？……

鸞：鳳妹，……我要你小心提防，沒說錯吧！……李公子，……你快走吧，……讓羽林軍逮住，……你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鳳：彩玉，快護送李公子出去，……走邊門，……

彩：娘娘，……我知道。

商：輕鳳（依依不捨）你……小心，……應付。……

鸞：鳳妹，……別難捨難分的，……讓李公子，快逃命要緊！……走吧！

（二人這才黯然分別，彩玉帶商隱自邊門逃逸，下）

鸞：鳳妹，……你快去房裡清理一下，……把李公子寫給你的那些信，還有那些「無題」的情詩，都點火燒了吧！……遲了搜出來，……可就麻煩大了。

鳳：是，姊，……我這就去清理。（入內屋下）

鸞：（把桌子上的玉盤藏起來，放入一桌子抽屜內）

（不多一會兒楊賢妃，由殷公公陪同，率領了一批羽林軍，自外進入，羽林軍四人，站在門外。）

殷：（人未上場前，先在門外大聲吆喝著）各位軍士注意，寢宮前後左右，嚴密看守，沒有楊娘娘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放行，……聽清楚了沒有？

（衆軍士齊聲回答：「聽清楚了。」）

（一陣脚步声，四下散開。殷公公才進入寢宮，）

殷：（大聲）楊賢妃娘娘駕到。……

（輕、飛鸞，上前跪迎）

鳳：楊娘娘，吉祥。……

鸞：楊娘娘，吉祥。

楊：（進入）免禮，……起來。……（找座位坐下）

鳳：楊娘娘，……這麼冷的天，……從宮裡趕到離宮來，……是否有重要的吩咐？

楊：（故作輕鬆）啊呀，……輕鳳，……是皇上的旨意，……要我來的，……說是離宮裡有些妃嬪、婕妤、美人，……

因為得不到皇上的寵愛，私下偷情幽會，有違宮闈視聽，……特命我來清查一番，……輕鳳，飛鸞，……若有冒犯之處，還請勿怪罪於我才好呀！……

鸞：楊娘娘，宮闈門禁森嚴，……那會有這樣的事！……

楊：門禁森嚴是不错，不過，也有可能被買通了百密一疏。……（向外發令叫）軍士們，……進來，給我徹底的搜一搜！

……

（羽林軍四人，進入上場：「是」）

楊：若是發現什麼男人的扇子、手帕、衣帽等用物，……一律呈上來，向我稟報。……

羽林軍：是。（一人吩咐其餘三人，欲進屋時，楊又將之叫住）

楊：慢著，……一定要仔細搜查，……什麼書信、文字，……或是紀念信物，……也不得輕易放過。……

羽林軍：是。（四人分作四個方向，進入內展開搜查。）

（輕鳳神情緊張、鸞打岔企圖解圍）

鸞：楊娘娘，……這是莫須有的傳言，……皇上怎麼會易就相信了呢？

楊：（皮笑肉不笑）自從東宮太子身亡以後，傳言可多著呢？……都說我是幕後的元兇，……飛鸞，輕鳳，你們說，可

怕不可怕，……幸好皇上信得過我，……要不然，……我早就被打入冷宮，……或是被送上了西天了！……

鳳：楊娘娘，……我還聽說，……東宮太子，是被謀殺的，……不是自己上吊自殺的，……真正幕後的元兇，就是我，

……這不太……不可思議了嗎？

楊：大概是因為你為皇上，……生了個皇子，……才會有這樣的謠言，……要不，……誰會和你過不去呢！……

羽林軍：（先後上場，）啟稟楊娘娘，……並未搜到可疑之物。……

楊：是，……外面下雪了。……

楊：好極了，……通知出去，……注意雪地上，有無留下脚印，……依循脚印追蹤，……務必把人抓住。……

羽甲：是，……娘娘，……我這就去通知大家。（下）

楊：繼續仔細搜查。

羽乙：是。(二人入內屋檢查，一人在桌上檢查，……開抽屜……忽發現玉盤，呈給楊)

啟稟娘娘，……這兒有一個玉盤，……上面還刻了詩句……

楊：(陰沉的笑)輕鳳，……這是那兒來的？……不會是皇上送給你的嗎？

鳳：啟稟娘娘，……這……是小時候，……家父所送。……

楊：飛鷺，……是嗎？……你是姊姊，……你有沒有？……

鷺：(急圓謊)是家父所贈，……我……的那隻，……不小心打破了。……

楊：(看玉盤上的詩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輕鳳，這詩句，也是令尊寫的嗎？……

鳳：……是……我自己寫的！……

楊：我不相信，是你寫的？……殷公公，天太冷了，……你帶路，送我回宮去吧！……這個玉盤，……我會呈上去，……

讓皇上……來問個明白！……

殷：是，娘娘。……

(楊先下，殷隨後，羽林軍亦隨之出去，下。)

(舞台靜默一分鐘，人已遠去)

鳳：姊，……(急哭了)怎麼辦？……

鷺：(擁鳳入懷)鳳妹，……要來的，……遲早……會來的。

(燈光漸暗下去，暗下去)

(窗外雪花飛著)

——幕徐徐下。

時：唐寶宗大中十二年冬，距第四幕已十九年。

景：李商隱家，(相隔十九年，已略為陳舊，冬天，樹僅剩枯枝)

人：李商隱已四十六歲，白髮蒼蒼，垂垂老矣，韓畏之亦顯老態，但較之商隱，有精神多矣。李慶宇卅九歲，可換人餘

演，盧輕鳳、盧飛鷺，仍是當年打扮、彩至亦同。

幕啟時：

天邊是黃昏的景色，歸鴉陣陣噪聒著。

商隱與畏之兩人俱已四十餘歲，在對酌共飲。

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畏之兄，……來，乾了這一杯。

韓：好，乾杯。(二人乾杯後，又再斟滿。)

商：（感嘆）唉……時間過的真快……一眨眼，都快卅年過去了。……還記得當年我只是卅幾歲的小伙子……如今卻已垂垂老矣。

韓：商隱，你五十歲還不到……怎麼可以算是老了呢？

商：畏之兄……我們是同榜的進士，最後都做了王茂之家的女婿，可是，我的仕途，不如你的順利，我的家庭也不如你的幸福……卅年的變化……太大了……使我身心交疲，可能不久人世了。

韓：商隱……你怎麼老氣橫秋，說這樣的話呢！……記得……早年，你上玉陽山學「道」……如今……都又突然信起「佛」來，……我聽說，你經常去廟裡唸經，參禪禮佛……是嗎？……

韓：商隱……年青的時候……動了真情，難免會做一些糊塗事……你也不用太過份自責了……還是把剛才說的故事……繼續說下去吧！……後來……後來……又怎麼樣了呢？……

商：畏之兄……我剛才，……說到哪兒啦？

韓：你說到揚賢妃帶了不少羽林軍，……匆匆來到離宮……要進行搜查的時候……你……先走了一步……逃了出來……天下起雪來……

商：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一天，……颳著北風，下著雪，幸好老天保佑，……讓我平安的從水路逃出了禁宮，保住了性命……但是回到家以後，通宵都沒合上眼睛，……我擔心輕鳳……她會不會被關了起來，……被嚴刑拷打，……第二天，……我想找人去營救，又想派人去打聽，……徘徊在曲江的江邊……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不知該如何才好。……

韓：後來呢？……

商：三天以後，……她派人送了一封信來，……還有一具，……她常彈的錦瑟。……（向內屋叫）慶宇……

（慶宇已卅餘歲，可換成人演員來演，自內出）

宇：大哥，……有什麼事？……

商：你去我房裡，把那掛著的錦瑟……給我拿來。……

宇：是。（向內室下）

韓：商隱，……你會彈瑟？……

商：我本來是不會彈的，……是輕鳳……她教我學會的。……

宇：（自內抱一錦瑟出，置長几上）大哥，……錦瑟來了。……

商：（乘著酒興）畏之兄，……讓我來彈一曲，給你聽好嗎？……

韓：好呀，……來我敬你喝一杯。……

商：好，……乾了。（乾杯後去彈瑟……彈了好幾個音，……彈著，彈著，他不禁吟起「錦瑟」詩來。



商：「錦瑟無端五十弦，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唸至此，不禁悲泣起來）

韓：商隱……你怎麼啦？……

商：畏之……你知道，……來，輕鳳的結果嗎？……

韓：她……被抓了起來，……

商：後來？……

韓：被皇上……賜死了？……

商：（鄭重否認）不……她為了怕連累到我，……還沒被抓起來，受刑逼供，……就先跳井而死了！……

韓：什麼？……她是跳井而死的？……

商：她給我的那封信是跳井以前寫的絕命書，……她說怕受刑不過，把我招了出來，……才決定先自盡的。沒想到，她

死了以後，她姐姐也跟著跳進了景陽井，……做了同命鴛鴦，……從此，我也見不到她倆姐妹的影子了！……

韓：（受感動而拭去眼淚）商隱，……難怪，你成親的那一天，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我一再的問你，還有什麼不

開心，不滿意的，……你就是開口不說，……這個啞謎……隔了這麼多年，……你才給我揭開，讓我明白究竟。……

商：畏之，……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心碎的一件往事，……也是一樁我最不想讓人知道的秘密，……沒想到，……

今天多喝了幾杯，……就糊裡糊塗的給你說了出來！……唉，……想收，也收不回了。……

韓：商隱，……放心，……我不會隨便去和，……尤其是，……在我內人面前絕對會為你保守這個秘密。……

商：瑞芬走了，……希望她地下有知，……也能原諒我的苦衷。……

韓：（看天色）呀，起風了，……說不定，一會兒就飄起鵝毛雪來了，……我得告辭回家去了，……你身體不好，……

也別唱了，去休息吧！

商：畏之，……（仍有醉意的）別走，……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再陪我，好好喝幾杯！（又再斟酒）

韓：商隱，改天再喝，……我走了，……再見。

（韓起立，商送韓出門離去）

商：大哥，你不要吃飯，我給你添飯去？

（他獨自倒酒來喝，燈光漸暗至全黑）

（台上燈再亮時，可安排一個替身，穿他的服裝，趴在桌子上，睡著了，發出鼾聲）

（夢境的音樂升起，在昏暗的燈光配合下，商隱在臥睡著的人背後站立，……顯示他在做夢，那個人仍在睡著）

（有敲門的聲音，他走去開門）

（有敲門的聲音，他走去開門）

商：誰？……誰在敲門？……

鳳：是我！……你還記得我嗎？……義山，……

商：（驚喜地）什麼？……是輕鳳？……

（商開門，輕鳳在乾冰製成的輕霧中出現，依然當年的服裝）

商：（揉了揉眼睛）輕鳳，……真的是你嗎？……

鳳：義山，……你……把我忘了？……

商：鳳！……（上前二人相擁抱在一起）……我日夜思念的鳳……你終於來看我了！……

鳳：義山，……你怎麼變得這麼蒼老了？……差一點，我都不認得你了。

（二人鬆開）

商：是嗎？……我們分別快卅年了，……時間過得好快！……鳳，……這些年，……你沒有思念，想著我？

鳳：義山，……你說，……我會不想你嗎？……我跟你寫的得一樣，……「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商：（迷惑地）輕鳳……我不是……在做夢，……怎麼還會和你見面呢？

鳳：商隱，……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記得當年，我們相識的時候，……就像是在做夢，……那時候，你好

年青，為了想擠入士林，不斷用功參加科舉考試，……抱著滿腔的熱情，希望能為國家盡一份心力，……可是受了

猜忌傾軋，……在宦海中浮沉了卅多年，你究竟又得到了些什麼呢？……

商：輕鳳，……你說的對，……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

鳳：義山，……自從你妻子過世以後，……前幾年，……你一個人在川東，孤零零的，……下著雪的冬天，也沒有人來

為你縫一床禦寒的棉被，……長夜孤枕獨眠，……精神發悶到了極點，你的上司柳仲郢，好意賞你一個歌妓，以資

調劑生活，……你卻一口回絕了，……這又為了什麼呢？……

商：輕鳳，……我怕雪，……每當下雪的時候，……我就想起卅多年前，……我離開你，逃走的情景，……你所給我的

這份真情，……是我這一生，永遠難以忘懷的，……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鳳：義山，……我留給你的錦瑟，你還常彈嗎？

商：我怕彈，……彈了，……就想起你。……輕鳳，……一切俱往矣，……過去，我害怕被捲入朋黨之爭，……害怕，

楊賢妃知道了我倆的秘密，……如今，楊賢妃她已死了，連皇上，也都已換了好幾個，現在，……你完全自由了，

……我們可以不管一切，逍遙自在的生活在一起，……你來了，……就留下，陪著我，再也別走了，好嗎？（拉鳳

入懷）

鳳：（依偎在義山懷裡）義山，……你還是像當年那樣的愛著我？

商：輕鳳，……誰也不能再把我們分開了。……

(突然，乾冰帶來了彩玉)

彩：娘娘，……你怎麼耽這麼久不，不走了呢？……楊娘娘帶著羽林軍出來抓你了。……

鳳：不，……我不走！……我再也不離開義山了……

商：輕鳳，……你絕不能走！……

(彩玉拉鳳，鳳捨不得走，拉扯間，飛鷺來了)

鷺：鳳妹……走吧，……回去吧！……再不回去，又有麻煩了……

鳳：姊……何苦一定要我回去呢！……

鷺：李公子！他也快「來」了，……你們很快……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鷺及彩合力將鳳拉走了)

商：(追出門去) 輕鳳……輕鳳……(○)聲漸進去。

(遠處傳來雞叫聲)

(燈光漸亮，顯示曙光照來，屋內漸大明)

(臥著睡的李商隱醒來，他揉著惺忪的睡眼，喃喃自語)

商：輕鳳……怎麼來了，又走了？……剛才……我只是做了一場夢？……

(幕後響起彈瑟聲，彈出「錦瑟」的主題曲)

## 本劇寫作參考書目

舊唐書：文苑傳——李商隱

新唐書：文藝傳——李商隱

李義山詩集：朱鶴齡箋註 台灣學生書店

中國文學家故事：姜濤主編 莊嚴出版社

玉溪詩繼正續全編：蘇雪林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新校資治通鑑注 楊家駱主編 世界書局

玉谿生詩箋注 清·馮浩注 台灣中華書局

——幕徐徐下。  
(全劇終)

- 樊南文集詳注 清·馮浩注 台灣中華書局  
樊南文集補編 清·錢振倫、錢振常注 台灣中華書局  
李商隱評傳 劉維崇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 中山大學中文學會主編 天工書局  
李商隱詩研究 黃盛雄著 文史哲出版社  
李商隱和他的詩 朱傑尊著 學生書局  
李商隱研究 吳調公著 明文書局  
李商隱傳 董明鈞著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商隱詩選 陳永正選注 遠流出版社  
晚唐傑出的詩人李商隱 郝賢皓 單篇  
中國歷代大詩人 綜合出版社  
唐史 章群著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詩詞曲賞析 張夢機等編著 空中大學教科書